从此醉

痴心
痴情
痴恋
痴绝

从此醉

COAY Books

目录
Content

- 【飞狐外传·程灵素】（1）
- 【飞狐外传·程灵素】（2）
- 【飞狐外传·程灵素】（3）
- 【飞狐外传·程灵素】（4）
- 【飞狐外传·程灵素】（5）
- 【飞狐外传·程灵素】（6）
- 【飞狐外传·袁紫衣】（1）
- 【飞狐外传·袁紫衣】（2）
- 【飞狐外传·袁紫衣】（3）
- 【飞狐外传·袁紫衣】（4）
- 【飞狐外传·袁紫衣】（5）
- 【飞狐外传·袁紫衣】（6）
- 【飞狐外传·马春花】（1）
- 【飞狐外传·马春花】（2）
- 【飞狐外传·马春花】（3）
- 【飞狐外传·马春花】（4）
- 【飞狐外传·马春花】（5）
- 【雪山飞狐·南兰】（1）
- 【雪山飞狐·南兰】（2）
- 【雪山飞狐·南兰】（3）
- 【雪山飞狐·南兰】（4）
- 【连城诀·凌霜华】（1）
- 【连城诀·凌霜华】（2）
- 【连城诀·凌霜华】（3）
- 【连城诀·凌霜华】（4）
- 【连城诀·凌霜华】（5）
- 【连城诀·凌霜华】（6）
- 【连城诀·戚芳】（1）
- 【连城诀·戚芳】（2）
- 【连城诀·戚芳】（3）

- 【连城诀·戚芳】（4）
- 【连城诀·戚芳】（5）
- 【天龙八部·阿碧】（1）
- 【天龙八部·阿碧】（2）
- 【天龙八部·阿碧】（3）
- 【天龙八部·阿碧】（4）
- 【天龙八部·阿碧】（5）

【飞狐外传·程灵素】（1）

一

如果没有遇见胡大哥，也许我不会离开药王庄。

我的师父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“毒手药王”，使毒手法已臻化境。但却没有人知道，他绝不是随意使毒的人。因为师父常常告诫我，无论对方如何大奸大恶，都始终要给他一个自新悔悟的机会。毒下可解，所以使毒伤人，却比兵刃相残多了一层慈悲。

不能使毒杀人，这是门规。

师父使用毒药，大半都是为了救人。但人们说起他的时候，总是语带敬畏或心存恐惧。

《素问》上说：“其病生于内，其治宜毒药”，可几乎所有的人都闻毒色变。他们不明白，并不是所有的毒药，都是用来害人的。他们对毒药的认识，其实一直都只停留在肤浅的表象上。

就好像，人与人的初识，所有的判断和感觉都来自于第一眼的印象。若无意外，他们都会循着这个印象，一路到底。

二

我在汲水的时候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容貌。

没有白皙胜雪的肤光、翩似惊鸿的身姿，甚至没有黑似鸦翎的长发。即使我可以丢光所有的镜子，丑丫头依旧是丑丫头。清亮通透的水井也会毫不留情地将一切都映照得清清楚楚，无所遁形。

大约世间的女子，对容貌总有着某种不可言说的苛求。即使我一直都明白，人的一生中，还有很多更值得去追寻的东西，但执著又敏感的女儿心事，始终未能真正放开。

任凭我再有细腻婉转的心思、料事先机的智谋，在旁人的眼里，也不过是一个平凡无奇的寻常女子，过目即忘。

花圃中是我种满的各色鲜花。红的像远天晚霞，白的似剔透璞玉，还有那一丛蓝花，阳光直射之时仿似光华在花瓣上流转，惊艳而

销魂。

我常常会看着华美盛放的它们忘掉了最初种植的意义。它们并不是为欣赏而生的，每一朵花都自有自己的性味。千草千味，用以入药或者炼毒。

隐藏在外表之下的实质，通常是出乎意料的，即使它们的美丽总是先声夺人。

就好像，容色娇似春花、心肠毒过蛇蝎的大有人在。

【飞狐外传·程灵素】（2）

三

薛师姐也曾是一个容色绝艳的女子。

每年秋天，她都会织一条长长的围巾，我曾亲眼看见她给慕容师兄细致系上。这个使毒时毫不留情的女子，突然变得那样体贴。

他们站在树下，秋风过处寒意顿生。薛师姐看着慕容师兄，她的眼神温柔沉迷。我回过头来，就看见姜师兄站在另一棵树后面。他看着他们神色黯然，然后转身离开，只有长长的叹息远远地传来。

很多年了，从他们认识起，从我认识他们起，始终这样。

我见过慕容师嫂。

那是一个像水一样柔美的女子。眼神清澈婉转，看上去柔弱而单薄，她是一个需要疼惜的温柔女子。

那也是一个秋天，薛师姐的围巾已经织好。她用红线在那条洁白的围巾上绣好了自己的名字：鹊。她在把字绣上去的时候唇边含笑，面颊生春。

可是慕容师兄，他已经择妻另娶。那一天的喜筵上我没有看见薛师姐，后来只在她的房里看见了破碎的围巾上同样残碎的鲜红的“鹊”字。

她在师嫂的茶里下了鹤顶红。

四

那一年的冬天非常寒冷。

慕容师兄不辞而别，他什么也没有带走。他把所有的围巾都放在一个箱子里还给她，薛师姐打开箱盖的时候，满箱纯净崭新的洁白耀花了眼睛，如同门外未踏的雪。

其实，他几乎从来没有接受过她的围巾。他总是很快地把它们除下来，然后压在箱子里，最后还给她。

他恨她，所以连保存的价值都没有了。

慕容师兄再次回来的时候，他给薛师姐下了很重的毒。薛师姐被毁了原来的形貌，变成了驼背跛足。他们的毕生所学一直用来同门相残。

她独自到无人的荒地去焚毁那箱围巾，那些浓烟和火焰升腾着照亮了她的脸颊，她的脸色阴郁怨恨。

那天陪着薛师姐的，只有姜师兄。无论她变成了什么样子，他都一直安静地站在她的身后。

我从不去分辨他们谁是谁非。我只知道，后来薛师姐决定嫁给姜师兄，并不是因为她心意折转，而是因为她已再无条件选择。她得不到自己爱的男人，只剩下最后一条退路。

但那个爱她的男人，却以为自己苦尽甘来。

【飞狐外传·程灵素】（3）

五

后来再次见到薛师姐，我却没有看见姜师兄，她也已经改嫁给了慕容师兄。

我想我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即使姜师兄为她付出再多，薛师姐对他依然连半点情意都不曾有过。

她始终不肯拿出解药，就那样眼看着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毒发身亡。她要回到她爱的男人身边，这是她这么多年来心里唯一的愿望。谁挡在中间，她就要毁了谁，哪怕是与她血脉相连的亲人。

谁曾想过，曾经如花的容貌下，是这样一颗绝情而狠毒的心?

他们之间的纠缠如此混乱，早就违背了师父的教诲。

师父临终的时候只有我在身边，那部《药王神篇》可以郑重交付的，只有我。后来这部书被无数的人觊觎和谋夺，却没有人知道，这部师父倾尽了一生心力写就的奇书，并不是研制奇药、化解百毒的秘方，而是用来妙手回春、疗治百病的医书。

师父终生都与毒为伴，心却比谁都慈悲温软。

于是我愈加相信，所有浮于眼前的，都只是表象。所有的表象都不可尽信，因为它与实质往往天壤之别。就好像我种植的那些花草，越是色彩艳丽，越是剧毒难解。反倒是那些普通平凡的花草，清凉温和、可散积郁。

六

在没有见到袁紫衣之前，我曾怀着种种揣测来想象胡大哥心里的这个女子。她会是怎样一个女子，才值得一个这样好的男子倾心相待、念念不忘?

该是有着潇然出尘的气质罢，无须太多言语，顾盼之间即生秋水之姿；还要有蕙质玲珑的心思，善解人意、婉转有情。而这样美好的

一个女子，必定也有着流风回雪般的清丽容貌，否则，该是怎样的缺憾呵。胡大哥所爱的女子，又怎会有缺憾?

但既然如此，为何我心中仍有着一丝并不真切的幻想……

越是纠缠于这样的未知，越是在这样的揣测中不能自已。

当我第一次见到袁紫衣的时候，才知道以前怎样的猜测都不为过。

她不仅武艺精湛、胆识过人，在高手如云的江湖来去自如，而且质傲清霜、容光照人，一袭紫衣飒爽利落又不失柔情。这样的女子淡彩穿花，相对再久也不会厌倦。

贪恋容色是天下男子的弱点，却也是人之常情。娇俏可人的女子往往比姿色平淡的女子更易让人心生好感，纵然看透之后可能索然无味。然而有才无貌的女子太过深涵，不事雕琢就永远也不会看到里面温润的颜色。

于是她们只能站在众人的身后，黯自神伤。

【飞狐外传·程灵素】（4）

七

心中没有了揣测也就没有了幻想。

曾经那些若有若无的希望此刻看来那么可笑：我千山万水的执意跟从，只是盼望会有峰回路转的那一天——胡大哥回过头来，终于发现一直陪在他身边的那个人，其实只有我……

然而走得越久，就越是惆怅。

胡大哥的眼里心上，从来只有一个袁姑娘。而她是那种薄曦一样的女子，眼神飘忽，轻盈似燕。带着属于她的秘密，稍纵即逝。

于是胡大哥深藏不露的心思在她相送的那只玉凤面前表露无遗，可是在一个下着淅沥小雨的夜里，她把另一只玉凤放在了我的手里。

我常常独自把那只玉凤拿出来。我想起了那晚闪烁的烛火，胡大哥豁达爽朗却若有所思的表情。我猜想他也经常把玉凤拿出来，他也会想起那晚淅淅的小雨，袁姑娘巧笑嫣然但若即若离的神色。

我们心里是同样的柔情和希望，但我们看到同一样东西想起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人。

袁紫衣无数次地离开，胡大哥始终无法靠近她。而胡大哥一直在我身边，我也同样无法靠近他。

三个人的心思，都是那样的微妙。一对小小的玉凤，根本做不得任何依凭。

八

所有关于胡大哥的事，无论我是否亲历，都了然于心：他自小父母双亡，和独臂的平四叔相依为命。他的父亲磊落坦荡，曾和生死相搏的对手抵足而眠、惺惺相惜。他的母亲温柔端庄，对丈夫情深不离。而他虽然无缘父母的言传身教，却也继承了他们善良侠义、是非分明的秉性。这就是为什么，他会将马姑娘无意的一次相救铭感于心；这也是为什么，他最后无法对苗人凤下手复仇。

而他从不知道我有过怎样孤苦飘零的身世，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跟随师父学这研毒炼毒的法子，他甚至不知道我在这江湖上游离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

他不知道，也从未想过要知道。连半句追溯的话，都未曾问起。

有时候我是这样地痛恨自己心思敏锐。什么话都另有深意，什么事都了如指掌。到头来，还不是多情总为情多累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？

我早已种成了师父留下的七心海棠。

虽然这样的花只会属于灵慧的人，但哪怕它的珍奇能够冠绝天下，我依然只是个其貌不扬的丑丫头，惯于沉默，无人留意。这些自负的才华，并不足以夸耀人前。

叹只叹，容貌是世间女子无力摒弃的宿命。我与胡大哥共有的记忆，不过是千山万水的浮云掠眼。那些曾经同生共死的经历，终于抵不过袁紫衣的惊鸿一瞥。

所以我空有玲珑七窍的聪颖心思，却对这样的境遇始终束手无策。

【飞狐外传·程灵素】（5）

九

在后来的日子里，我终于承认自己一直都是自卑的。我走来走去，走不出的不止是世俗的困局，还有我自己的心结——对表象的执著难悟是世间所有人的迷困，所以我对容貌的逊色始终无法释怀。越是想要视若无睹，就越是泾渭分明。

也曾有过自作聪明地试探，我所有的问题都是语带双关，胡大哥的回答却毫无机心。其实我心里早就明白一切，却只是想要听到他亲口给出可能的答案。哪怕似是而非，也能让我心中安定。

不是不明白，心里的感情越是深沉，就越是胆怯。但从一开始，就甘愿陷在这样的试探中欢欣或者沮丧。

而胡大哥，他并不是愿意雕琢我温润颜色的那个人。

我们在路上结拜，那一刻风沙骤起，尘土飞扬。

王铁匠唱的那首洞庭情歌突然缠绵在心里挥之不去：小妹子对情郎恩情深，你莫负了妹子一段情，你见了她面时要待她好，你不见她面时，天天要十七八遍挂在心！

在胡大哥心里，无论我如何关山万里，都只不过是他肝胆相照的义妹，而他天天十七八遍挂在心上的，是那个稍纵即逝、薄曦一样的女子。所以此后无论我做什么，都无从改变他的心意。怎样的试探都是多余，怎样的努力都是枉费，根本从一开始，就没有任何转圜的可能。

多么无奈。我的无奈在于，深涵的内心与张扬的容貌从不对等，相伴的时日与感情的深浅素无关联。还在于，除了他，我已无法再爱他人。

那一刻我终于难过得失了常态。

十

那夜刮连续的风，天色阴暗，我用碧蚕毒蛊、孔雀胆和鹤顶红设下了清理门户的计谋。而大哥没有按照我们事先的约定，他在我被挟制的时候出手相救，最后身中剧毒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《药王神篇》上说过：三毒混合，剧毒入心，无可医治。

我曾想过，用师父留下的“生生造化丹”，可以维持他九年的性命。这九年里，我们可以继续游历江湖，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。如果倦了，就回到药王庄去，从此隐居洞庭、不问世事。我会一直陪在他身边，一起看日出日落、潮涨潮退，过平静安宁的生活。

只是，一旦想起袁姑娘已经身在空门，大哥他会真正地快乐么？如我，明知他的心思不在我的身边，又怎能真正地心安理得？

大哥不是不明白我的心意，只是他不知道已经这样深。他不知道我在跟随的路上走得太久，越走越是伤心。连我自己也不知道，走到尽头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，却一直任性地纵容自己无限期地走下去。

直到这一刻，我才突然惊觉自己根本早已心灰。

对我而言，九年虽短，但同样可以过得丰润如一生。但对他来说，九年再长，终究不会漫延过一世。

一生一世的承诺需要的是内心美满，他可以给我，我却给不了他。

【飞狐外传·程灵素】（6）

十一

大哥，倘若什么都不曾发生，什么都不曾说破，我多想还可以继续跟着你逐叶飞花、漂泊天涯。即使我明白，我们之间早已止步不前，可我还是任性地这样希望。

有鲜红的血从唇角渗出，一滴一滴落在地上。那颜色像极了那年我们一起赏过的香雪红梅，美得让人心惊。

素衣素颜，也可以华灿无比地盛放。即使这样的盛放，一生中仅此一次。大哥，我也终于能够以这样的绝美之姿绽开在你心里最深的地方。

你的义妹，一直都是那个深涵若海、心事清透的女子。

往事突然像闪电一样照亮心底。

十七年洞庭湖畔的生活，师父的谆谆教导。那些美得魅人的蓝花，那棵落叶萧萧的树，那枚触手生温的玉凤，那夜敲打空阶的小雨。

在我锄草的时候，你走上前来。洞庭的晚霞在天边绯色欲燃，像我深藏不露的心事。时光在我们的纵马奔驰中飞逝而过，江湖不过是身外流连不散的风景。

那夜七心海棠悄然盛放，袁紫衣把玉凤放在我的手里，我看着你的神情忐忑不定；与你在尘灰飞扬的路边八拜为交，你并不知晓我心底里不可遏制的绝望；王铁匠的那首情歌唱得声调缠绵，我听着却又莫名感伤……

一切，一切，终如云烟消散，无影无踪……

【飞狐外传·袁紫衣】（1）

一

我自小在回疆长大。

师父和我住在天山。天山的冬季是彻骨的冷，风雪不断，四周的山峦都成苍茫。看不到天，也看不到人。随时随地回头望，都只能看见近处的寥寥足印。远处大雪茫茫，把一切都已掩盖不见。

一路行经的蜿蜒连绵，仿若从未有过。

我的师父武功卓绝，年轻时也曾在江湖四处游历。我跟随她这么多年来，听她说起最多的依旧是家乡。

蜀中峨嵋，自有百花铺径、古木参天，缥缈如女子细致描画的黛眉。有重峦叠嶂的恢宏，也有云蒸雾霭的婉约。而在钟灵毓秀的蜀地，还有一种花叫做荼蘼，它永远只在花季的最后盛放。荼蘼开尽，花事便了。

师父讲起这一切的时候神色悠远，虽然她的语气自始至终都很平淡，我却清楚地知道，其实在她的心中，这些往事早已铭留成一道深刻的痕，这才让人念念不忘。

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离开峨嵋，最终定居在这荒寒的天山。就像我也不知道，千里之外的峨嵋，是不是也正下着这样的大雪。

二

在我的记忆中，唯一的亲人只是师父。是师父抚养我长大，是师父传授我武功，没有一个人能比师父更值得信任。

没有爹，也没有娘。这两个赋予我生命的人，我不知道他们的往事，也不知道他们各自的命运。似乎从一开始，我就了无尘缘。无须为前事烦扰，也不必为将来困惑。连我所走的每一步路，师父都早已安排选定。

师恩深重如山。师父的所有叮嘱，我都不会有违。

春天来临的时候积雪消融，只是仍然没有温暖的迹象。

每天清晨我都在天池边练剑。天池的水明澈干净，像一块毫无瑕疵的美玉。里面清晰地倒映出我的影子，暗色沉稳的缁衣，简易朴素的芒鞋，光滑圆润的念珠。没有脂滑粉香，也没有鬓环凤钗。我有的，只是澄澈如天池水的眼睛，不用描画也似秋叶的双眉。

偶尔我也会侧头看着自己的倒影发呆。水中那个眼似点漆、唇如涂朱的女子，她若有一头柔滑如缎的长发和一袭裙裾飘飘的紫衣，该是怎样的娇媚？二八年岁正当芳华，恰如春蕾含苞待放。

而我不同，自幼剃度的我没有俗家姓名，只有一个法号，叫做圆性。

【飞狐外传·袁紫衣】（2）

三

傍晚的时候日头西侧，天空中渐渐变幻出七彩的霞光。那些霞光就像回族姑娘手艺绝伦的织锦，缤纷灿烂，耀得人双眼生花。

都是一样的可望而不可及。

霞光渐渐转淡，天空的尽头，最终只剩最后一抹淡紫——即将消逝的颜色、无可追忆的颜色，我最钟情的颜色。

我仍然每天在天池边练剑，不问今夕何夕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霞光褪尽的时候听到了一声怅然的叹息。
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家洛。这个传闻中为天下英雄所拜服的男子，他的眼中没有豪气干云，也没有义无反顾。他神色黯淡，心底有伤。

我听他讲起了他的故事。那个令天下男人为之魂牵梦萦却独独钟情于他的回族姑娘，她始终等不到完满的结局，最后却为他而死。悔恨经年难消，而尘世已自悄然辗转。即使事隔多年，他再说起来的时候，仍然有难抑的哀伤。

不是没有过抉择的犹豫，然而最终还是选择了屈从。在任何时候，迫人的现实都足以左右我们前路的方向。

夕阳西下，终于连最后一抹晚霞也失了颜色。陈家洛早已远去，但风中飘散的长吟之声依旧悠然不绝："浩浩愁，茫茫劫，短歌终，明月缺……"

我站在原地，只觉傍晚的西风突显惆怅。

四

离开天山去江湖游历，也是师命。临行前，我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。

一整夜，我都坐在天池边。夜晚的风好大，吹得我浑身冰冷。我紧紧握着手心里的那对玉凤，它们是娘唯一留给我的东西。师父递到

我手里的时候，仿佛还带着娘手里的温暖。可是我娘，那个温柔秀丽、心怀美好的女子，一生却如此悲凉。

那一刻我终于知道自己多年修行丝毫无得。师父曾经说过，无论世外如何纷扰，只要心无挂碍，一切都只是过眼云烟。而此时此刻，这些我自幼熟知的道理却全然无用。越是想要心如止水，越是乱无头绪。

我虽是方外之人，却原来也一样堪不破这纠缠的世情。心无杂念，只是因为不曾知晓。人间尘缘剪不断、理还乱，谁能够不受丝毫侵扰？想要在这世间进退自如，更是谈何容易？

前缘无从规避，现实无法抽离，还怎可妄想出世间于世间？

临行时我改穿了俗装。

那是我第一次穿上如此华美的衣裳。灿若丽霞的紫色，薄雾轻纱，迷离如幻。当乌黑如缎的长发披散在肩头的刹那，我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容颜突然像莲花一般清雅地盛开。

眼若流风，一瞥惊鸿。

【飞狐外传·袁紫衣】（3）

五

胡斐第一次见到我，应该就是这样的印象吧。

潇湘道。

我们只在短短的一刻有过错身。他勒马让道，我疾驰而过，我们甚至连彼此的面容都来不及看清。

我们的相识，是前缘注定。我来中原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受人所托，一定要找到他。

我们都不知道，错身而过的刹那，一场永无止尽的纠缠就此开始。而在此后独伴青灯的日子里，我总会想起，这个清朗的午后，那个白衣飘飘的少年，他手执马缰退让一旁。无论我前面的路是怎样，他都未曾阻挡。

而我自己，也不知道面前的路究竟会走向哪里。只是每一次，我都是这样从他身边离开，再也没有回过头去。也许多年以后，他已不再记得我的模样，却会一直记得我的背影。

紫衫飞扬的背影，一去无踪的背影。我留给他的，只有这样一个背影。

六

我曾在师父的面前发下重誓：一入空门，万事皆休。

多年之后我一个人独自住在天山的时候，庵门从来不关。我盘膝坐在里面，看阳光斜斜地照进来，再慢慢地淡下去。春雪寒绝夏阳暖，秋花落尽冬草衰，该来的来该去的去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其实关不关门都是一样，心若无望，门里门外就都是空的。

我早就料到了这样的结果。世事应是如此，没有勇气违背，就只能默然承担。

每天傍晚我仍然去天池看日落，只是已经不练剑了。手里的一串念珠被一颗一颗地拨下去，循环往复，无休无止。

天边如常有七彩的霞光渐渐转淡，只余一抹浅紫。只是我已不敢低头再看自己的影子，一个万事皆休的比丘尼，信奉的是五蕴皆空和心无挂碍。如此，才不会有无谓的担忧和惶恐，才能远离心里的那些颠倒梦想。

远远的天边有一只展翅翱翔的飞鸟，无论风势如何，都飞得逍遥自在。这世上也许只有它，才能做到真正的随心所欲、无拘无束罢。

我恍然地想起，程姑娘的眉间，始终都有淡淡的哀愁。

【飞狐外传·袁紫衣】（4）

七

程姑娘一直不知道，其实这世上我最羡慕的人是她。

敢爱敢恨，不计较得失，可以陪在自己深爱的人身边。而我一直是不自由的，快乐无法共享，危险无力相救。连心里的深情，都不可以流露半分。

在他们投宿的客栈外，我站了整整一夜。

一整夜，我看着她为胡斐加衣添水。他们挑灯夜谈，融洽无间。我曾幻想自己也可以，有一个深爱的人，我跟着他走，却从不问他要带我去哪里。

即使一直在路上，即使要走遍天涯海角，走得流离失所。

只要心里的深情还在，还有什么能让人畏惧呢？

我的手里一直紧紧地握着剩下的那只玉凤。另一只玉凤，我在荒山古庙相遇的那晚悄悄放进了胡斐的包袱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想这样做，明知道我们之间已无可能，却仍留有不为人知的念想奢望，企求与他永不相忘。

我是知道的，胡斐对我的情意就好像程姑娘对他的情意，一样的深博宽厚、从无计较。偏偏我们三人，陷入了同一个僵局。

我最终要去的北方，原来是没有荼蘼的。

我一直想要知道，它是一种怎样的花？什么颜色、什么形状，开得这样奋力又绝望，因此得以成为韶华胜极的终结。

要怎样的寂寞，才可以承担这样的零落？

传说中，荼蘼开过花事了，人间至此芬芳尽，只有彼岸花还在。

梵语波罗蜜，此云到彼岸，解义离生灭。着境起生灭，如水有波浪，即名为此岸；离境无生灭，如水常通流，即名为彼岸。

彼岸，是无生无灭、不惊不动，要遗忘前生的。

这铺就彼岸“火照之路”的花，这开在忘川彼岸的接引之花，花开无叶，叶生无花，生生世世，皆是花叶互错、无缘相见。

据说只有它能唤起前生的记忆，而这记忆，原来皆是不遂的相思。

八

我在凤天南最危险的时候三次出手相救。

我始终没有转眼去看胡斐，我可以准确地猜测到他此刻的神情。他却并不知道，我心中对凤天南的仇恨，其实远多过他。他也不知道，我背负的是怎样一种无法平衡的矛盾。我把自己隐瞒得如此彻底，假名假姓，有始无终，他甚至不知道我一直拒绝靠近他的真正原因。

而这三次，是我不得不偿还给凤天南的理义。他是害死我娘的仇人，却也是我的生身父亲。

我的出生，根本就是一个屈辱的开始。

那夜的雨下得忧伤而绵长。

那是我第一次和胡斐促膝而坐。听我讲述身世的时候，他的眼中满是怜惜之意，只有情深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关切。但在烁烁不定的烛火下这一切又显得那么迷离，让我在回想的时候，突然分辨不出究竟是曾经的真实，抑或是梦境的幻象。

我深爱的人就在面前，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他的心意，无力改变的只是自己。誓言出口的时候，天山正下着鹅毛大雪。无边无际的苍茫，可以掩盖一切迁延的痕迹。如果继续走下去，就有更多的往事会消失。

偏偏自己，又没有割裂一切、从头来过的勇气。

我把另一只玉凤给了程姑娘。既然有心，就该成全。

【飞狐外传·袁紫衣】（5）

九

我换回了缁衣芒鞋的装扮。

镜中的女子铅华尽洗，心中再无幻想。我忽然想起当年在天池边看日落的光景，原来自己动情的一切，最终都是昙花一现、不会持久的。生与灭交替起伏、漫延流淌，是我始终也参悟不透的。

在大帅府，我清楚地感觉到了胡斐的目光。

我依然没有转过头去，心中的空茫和失落远甚于想象。只此一次，我无法猜测到他心里的黯然。我不会改变，他不能勉强。我们都一样，面对造化弄人的命运皆无抗争的余力。

凤天南被银针射中的刹那，我情不自禁地向前跨出了一步，并且听见自己清楚地叫了一声“爹”。即使这个男人奸诈卑鄙至此，即使我恨他入骨，我对他，却始终有着骨肉血浓之情。

那一刻我突然对这世间之事感到厌倦。

什么才是真正的对与错、取与舍？每个人的心中，都有这样那样针锋相对的矛盾。其实我和世间任何一个女子并无不同，一样有爱、有恨，有拿得起放不下之事。都说发丝纠缠是三千烦恼，但这些烦恼却是人生来自有的。即使青丝落尽，也未见得真能六根清净。

只是修行之义常为世人所误。

十

沧州，新月如钩，夜色浓重。

我受了重伤，却仍然马不停蹄地赶了几天几夜，只是为了向胡斐示警。我一直昏昏沉沉，迷糊中忆起的始终是同一个场景。那个白衣飘飘的少年，他手执缰绳退让一边，我们的交会只在瞬间。他向我伸出了手，而我犹豫再三终于还是决定回头，然后与他错过、越走越远……

这个场景不断地重复，我终于伏在马背上哭出声来。

我知道那将是一场恶战。

混战中胡斐突然握住了我的手，我转头与他眉眼相望。这一次他的眼中没有担忧，没有恐惧，也没有不解。这是我们之间一次最赤诚的相对，这一刻仿佛就是千年万年的永恒。彼此之间再无阻隔，只有深情。心领神会、婉转相报的深情，不用言说、灵犀互通的深情。什么承诺誓言、清规戒律，统统不堪一击。

即使死亡的气息如此贴近，却不再想要逃避。抛却一切的决意和生死相携的坚定终于使我了解，在群芳尽谢的最后的时光里，即使明知结果必定是残败零落依然勇敢怒放的那朵花，有着怎样销魂的醉与美。

一切完美得如同愿望，身边有一个深爱的人，我终于义无反顾。

刀光剑影的混乱中，爱情如花，开至荼蘼。

【飞狐外传·袁紫衣】（6）

十一

我们分别的时候正是清晨。

天空渐渐亮起来，风波过后，彼此竟相对无言。仿佛所有的激情都被耗尽，只余茫茫尘世。

我看着他埋刀、洒土、拜祭，那个韶华如花的女子，已经为他而死。程姑娘的用情，原比我深厚得多。

我突然想起，陈家洛曾经讲起的那段往事里，他只提到了那个为他而死的女子。而另一个远走他方的女子，同样为了他红颜暗老。而在他的记忆里，她曾经的一切都已经模糊、淡忘，甚至消失。

我与她的情景何其相似。许多年后，即使胡斐还记得我，那些记忆也已经暗淡。而对于程姑娘，他却会终生不忘。

世事就是这样无常。一再地寻找之时，已经一再地错失，谁也不会有后退的余地。

情不为因果，缘注定生死。果真如此。

我仍是坚持离开。我无法背叛自己的誓言，无法辜负师恩的深重。又或许，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原因。是我终于还是没有与现实决裂的任何勇气，所以对己对人，始终有愧于心。

有句佛偈突然掠上心头：由爱故生忧，由爱故生怖。若离于爱者，无忧亦无怖。这是个多么完美的借口，它让我有足够的决心和理由与他永别，从而断绝一切是非莫辨的尘缘，重新开始清心的修行。

不要问后来。一个修行之人，是没有以前、现在和将来的。

【飞狐外传·马春花】（1）

一

我一直在等一个人，但是他始终没有来。

二

曾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以为自己的一生都将如此。守着父亲留下的镖局，跟着脾气暴躁的师兄安安分分地度过余生。生活也许不会太富足，却可以衣食无忧，哪怕始终一成不变。

不走镖的时候，我常常一整个下午都在园子里独自赏花。每年三月都有曛暖的东风，仿佛只是一夜的光景，窗前的垂丝海棠就盛放开来。大朵大朵的花沉坠枝头，容色轻柔恰如我颊上淡扫的胭脂。

世间有千娇百媚，我却独爱海棠。那些春睡未醒的海棠，它们尚且懂得每年如期开放，而有些人却杳如黄鹤、一去无踪。

园子里所有的海棠，都由我一意种植，师兄从不关心，也从不过问。有时候他也陪我看花，但很快会厌倦，我也从不勉强。向来都是这样，他只需要我在他身边，却从不了解我心里的欢喜与悲忧。

我们成婚已经多年，但是我不爱他。

三

我的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个傍晚。

夕阳如未褪却的媚红，福康安坐在海棠树下吹箫。不知是余晖还是花红洒了他一身，连同他的眼神也有些恍然如梦。箫声柔美婉转，像是俯在耳边喁喁而诉的情话，温软甜蜜、令人心醉。他微笑着站起来，我就这样不由自主一步一步地向他走去，一步一步地向宿缘的命定走去。

在那个无人说话的花园里，我们听见了彼此的呼吸。他伸手摘下一朵清香嫣然的海棠，温柔地替我别在鬓边，我感觉到了他渐逼渐近的气息。这气息，那么像催开海棠的东风，沉沦温煦、不容分说。

我扬手轻轻拂去了落在他肩上的花瓣。夕阳渐沉，将海棠树的影子越拉越长，终于完全掩盖了我们。

许多年后，我想我经历的这一切定然只是一场梦。梦里有迷云幻雾的暖景、深红浅白的韶光，梦醒后却已天涯别处、尘世辗转。唯一记得的，是我仰头的时候，满眼都是娇美盛放的海棠。

在迷离的暮色中，在悠扬的箫声里，春红如潮。

【飞狐外传·马春花】（2）

四

他对我许下诺言，然后一去不返。

我在窗前种满了海棠。春天的海棠开得繁茂无比，满怀旖旎只在温煦的东风里盛放，仿佛世间再无其他的花与之争艳。

可是时光就在指尖流转，再娇的花也有凋谢的时候，再好的女子也有憔悴的时候。

昨日落红已满径。

海棠花谢的时候，福康安也已离开我多日。我这才发觉自己倾心相付的背后是一无所知：我不知道他真正的身份，不知道他从何地而来、向何方而去，除了在原地等待，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再见到他。

满地都是飘落的花瓣，如媚的嫣红尚未全然褪却，灿灿地让人生疼。我把它们一瓣一瓣地拾起来，小心翼翼如同收拾自己破碎的心事。

日落的时候，海棠树的影子被越拉越长，但已萧条得连我一个人的身影都无法掩盖。

夏天快结束的时候，他仍然没有回来。

初秋，我嫁给了师兄。

五

已是西风萧瑟的时候。

半路上花轿的帘子被风掀开，一枚干枯的海棠叶飘落在我的脚下。我隔着红纱拾起它，突然觉得很恍惚。外面喧嚣的一切都是喜气张扬的红色，昭告天下的红色，却似乎与我毫不相关。

我摊开自己的右手。莹白如玉的掌心里，只有一抹困顿萎谢的枯黄，哪里还有春香如潮的海棠红？我抱着头努力地回想，箫声、夕阳、花影，一切为什么都缥缈得如同幻境？我只是一探手，它们就变成了泡影。

握着那枚枯叶，我的心中突然酸涩。

师兄待我很好，虽然脾气仍是暴躁。我曾想过，如果没有遇见福康安，或许我也会甘于这样平静淡定的生活。爱情，有多少幸福是与爱情相关的呢？

许多年后，还有人说师兄配不上我。连师兄自己，也有无法掩藏的自卑。可是他们都错了，在我心里，并无配与不配，只有爱与不爱。

单纯执著的女子，一旦爱了，就覆水难收。

【飞狐外传·马春花】（3）

六

再见商宝震，已是五年以后。

我一直记得商家堡的那个夜晚。我站在廊下，夜风吹皱了一池碧水，我低头就看见自己怯怯的身影。空气中弥漫着槐花的清香，商宝震轻轻握住了我的手，他的眼神热切而欣喜。

一滴冰沉的夜露从树上滴落，在他的手背上突然地碎裂，声音轻微，风流云散。

从此长别，各自殊途。

五年后再相见，他仍孤身未娶，我却已嫁作人妻。守着两个玉雪可爱的孩子，与丈夫营营役役地生活。

商宝震就站在我的对面。他的眼神有一丝落寞的凄楚，像海水退潮时无尽的苍凉，往事在这样的空旷和寂寞里显得模棱两可。多年前那个满怀深情的青衫少年，时光的流逝已经让他变成了一个冷漠而残酷的男人。

有一些东西注定落空，无论当时有过怎样的激烈急切。还有一些东西注定无望，无论已经历过怎样的沧海桑田。

我一直都知道，他始终爱着的女子，是我。

而我始终爱着的，是福康安。

七

两个男人，在对同一个女子的深情里互相仇恨。

我始终没有走出去，因为我不知道站在他们面前该如何自处。那一瞬间，我看见了师兄的背影。已经很久，我不曾这样专注地看着他。曾经挺拔坚毅的师兄，曾经因为我一句无心之言惴惴不安的师兄，他的背竟有了微微的佝偻。

生活如此沉重，又这样不如人意。这么多年，我们生活在一起，却没有一个人觉得幸福。

我跨出石屋的时候，清楚地看见商宝震一掌重重地击在了师兄的胸前。刹那间我陡然感觉到了一阵剧痛，那种钝重的痛迅速地传彻心扉。我眼看着师兄慢慢倒了下去，却伸不出手，说不出话，只是痛得弯下了腰。

也是十月的秋天，满山的树都开始落叶。有些木讷的师兄总是不爱说话，他或者安静地走在我旁边，或者坐在身后呆呆地看着我。无论何时我回过头来，都能撞见他的目光，然后他就慌乱地别过头去。

一切恍然。如今是同样的场景，依旧是秋风萧萧，落叶簌簌，只是中间隔着漫漫的光阴，以及我从未说出口的亏欠。

都是深情被负的人。我被福康安所负，他为我所负。

是这个男人，只有这个男人，用极度的隐忍成全了我清白的名声。

那两个孩儿，并不是他的。

【飞狐外传·马春花】（4）

八

我从师兄手里取下了八卦刀。

看着这把刀，我又想起了商家堡的往事。这两个爱我的男人，他们的面容交替出现，彼此的生命纠缠不清。但其实，谁都不是谁的怨主。

商宝震看着我，他的眼角眉梢都是笑意。五年之后，他仍旧无法忘情，眉头舒展，眼神切切。他缓缓地伸出手来，想要接过我手里的刀。我们对望彼此，各自都是思虑万千。

而那秋风仍是不止，落叶像急雨一样地坠落下来。

我将那把锋锐无匹的刀刺入了他的身体。

商宝震蓦地退后了三步，他定定地看着我，眼里的柔情终于涣散成了惊愕。他紧紧握着那柄八卦刀，就像当年紧紧握着我的手一样。他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完，便伏地倒了下去。

四周寂寂，满天都是如蝶翻飞的落叶。我终于想起，那个槐花盛放的晚上，他握着我的手不放，却一直不敢抬头看我的眼睛。

他始终没有看清我的眼里，究竟有没有如他一般柔婉的深情。就像我也始终没有看清，在福康安的眼里，究竟有没有和我一样沉沦的决意。

九

我终于再次听见了那令人心醉的箫声。

和我们初见时一样，福康安坐在花树下吹箫。我站得远远地看他，却再也不敢轻易地走上前去。我怕到头来这一切仍然只是一场华丽的梦境，一伸手就成了泡影。我所爱的这个男人，他并不知道，我所有的希望只是能够与他重逢。分离的绵长使人断肠，而尘世的沧桑令人恐惧。

在他站起身来叫出我名字的时候，我一动未动，却已经泪流满面。

福康安走过来拥我入怀，那熟悉的气息让我迷醉。这一刻如果是梦，那我宁愿再也不要醒来。我情愿就这样地死去，死在所爱的人怀里，胜过活着却经年的孤独和寂寞。

他对我诺言轻付，然后一去多年。无信无凭，连相见都遥遥无期，我在无奈之下只能带着腹中的孩子嫁给了自己不爱的人；师兄从一开始就了然于心，却对一切始终缄默不言；离别之后，商宝震四处漂泊只为探求我的消息，他甚至终生未娶。

我死心塌地爱上的那个男人，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的承诺和依靠。而对我情深一片的这两个男人，却又为我白白送了性命……

情之一字，伤人无数。

对于这一切，福康安都了如指掌，但他只字未提。他并未有如我想象中的歉疚或者疼惜，他只是看着两个孩子欣喜无比。

我并不介意。因为与他重逢的这一天，已经让我等得太苦太久。

海棠不遇东风，是再也不会绽放的。

【飞狐外传·马春花】（5）

十

福康安不在的时候，我就在府中的花园独坐。帅府的奇花多不胜数，一年四季都璀璨似锦。而我只想念我的海棠，那些潮香如虹的海棠，那些别在我发间、落在他肩上的海棠。或许除了我，再无人记得。

福康安的世界是处心积虑、勾心斗角的世界，异族纷争、世俗偏见的残酷使这个世界远比明枪暗箭的江湖更加复杂可怕。

但是在我看来，什么都不重要。只要我每天都能看到他，每天都能陪着他，我不会计较什么名分地位。即使在帅府的生活并不如想象，即使那些流言蜚语无所不在，即使我始终要忍气吞声地寄人篱下。

而我是这样一个心无城府的女子。他母亲命人端给我的参汤含着剧毒，我却天真地以为那是恩赐。

我独自躺在那间破庙里。黑暗无边无际地压下来，我睁大了眼睛，却什么也看不见。冥冥中似乎只有风的声音，在屋顶上呼啸，盘旋不去。四周寂静得有些可怕，好像是一个虚空的轮回，我一个人来，一个人走。什么都留不住，什么也带不走。

我就像风中摇摇欲坠的落叶。但在那扇门被推开的时候，内心的烛火却突然复燃地明亮了起来。

十一

我不知道他是谁，虽然他有着和福康安同样熟悉的面容和儒雅的气质。

他静静地抱着我，却没有了那种令我沉沦的气息。我已经知道他并不是我爱的那个人，但此时的我那么渴望温暖。只是一个拥抱，时间便倒退至当年，为何只是海棠树下片刻的光景旖旎，却能让我用一生的时间来刻骨思念?

我有很多话想说。可是那么多年的等待和幻想，此时此刻的失望和悲伤，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语气来叙述，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回忆？

我终于丧失了倾诉的勇气。

我听见了他坚实有力的心跳。即使素昧平生，这个男人却对我有着深深的怜惜。但任何一个爱过的女子都是心明如镜，她心里的那个男人根本无可混淆，无可取代。

我最后什么也没有说。

眼前的黑暗越来越深，四周都是风的声音。我好像又回到了十八岁的那个春天，浓长厚暖的年华里，满心满眼都只见潮香如媚的海棠。

隐约中我听见有人吹笛。笛声像极了当年的箫声，隐藏着一生甜蜜又凄凉的往事，终于婉转，渐不可闻……

【雪山飞狐·南兰】（1）

一

那一年我随爹爹去京城，路过沧州。

下轿的瞬间，凛冽的风夹杂着大片大片的雪花迷蒙了我的眼睛。我突然什么也看不清了，只觉得那么冷，那么冷。

这里是苦寒的北方。我的家乡，江南，不是这样的。

二

江南是桃蹊柳陌，是万堤烟水，平常惯见的都是日上花梢、月下西楼，琴瑟与诗书的风雅。

年岁渐长，我已能明白爹爹的苦心。而我也顺从爹爹的希望，成为了一个举止端庄、性情温淑的女子。身为官场中人，毕生都要为仕途打算。所以我的将来，必定也已经被细致斟酌。

而我相信，凡是爹爹为我选定的，必然都是最好的。

心中始终带着些许憧憬，虽然不曾启齿，却在梦境中触手可及。

四周都是灯火融融，只看见盈盈的红光温柔晕染，一大丛娇艳的红花在镜前盛放。我穿着红衣坐在镜子前面梳妆，微拢鬓发、描眉点唇，眉若春山微黛、唇似樱桃乍破。

身后是一个儒雅温润的男子，他拾起掉在地上的珠钗，再细心地替我插回去。他在看我的时候始终面带微笑，我在镜中也能看清他眼里有涟漪微漾一般，好深的柔情。

红衣红颜，红花红烛，为爱人梳发妆容，与他永不分离。

我是个简单又世俗的女子，所有的愿望，就是如此。

三

爹爹随身带着一口宝刀，名唤“冷月”。在沧州风雪肆虐的道上，引来了杀身之祸。

我始终不明白。为什么这江湖中，总是有这么多人为了这所谓的神兵利器、秘笈宝典不择手段、不惜生死？这喊打喊杀的江湖上，永

远都弥漫着不可理喻的野蛮气息和消散不去的浓稠血色，让人恐惧，更让人生厌。

我伏在爹爹的身边哭泣。我什么也没有了，只剩下一身深仇、满心痛恨。痛恨江湖，痛恨这口刀，更痛恨这些使刀的人。

就在我惊恐无助的时候，我听见了身后那个沉稳的声音。

苗人凤。

他出手救了我，却也不慎被毒针所伤。在毒性发作的生死关头，他命令我去杀最后一个人。那一刻我看见了他的眼睛，里面没有柔情，他的脸上也没有微笑。他只是严厉地命令我：快将这人杀了！

我举起了刀，但双手一直在发抖。这人虽然与我有着不同戴天之仇，但我又怎么敢下手去杀他？我只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官家小姐。

这时起了好大一阵风，风雪交加的北方，一直是这么冷，这么冷的。

我不想杀人，但那口刀却失手掉了下去。

【雪山飞狐·南兰】（2）

四

我吮出了苗人凤伤口里的毒血。

低头的时候，自己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流在了手指上。有了肌肤的接触，从此以后，我便只能跟着他一生一世了。没有涟漪微漾的柔情，也没有儒雅温润的笑容。我甚至，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，就已经没有选择。

关于他的一切，我都一无所知。唯一知道的，却是我不爱他。我敬重他、感激他，却独独没有爱情。那时候我才知道，即使拥有再显赫的家世和再长远的打算，没有了爹爹的我不过是个孤苦无依的女子。为了偿还这救命的恩义，不得不以身相许。因为除此之外，我没有能力再做什么了。

苗人凤在江湖的名号如雷贯耳，多少人羡之不及。但武功再好有什么用，他终究太过粗豪和凌厉。没有温文尔雅的气质和细致多情的心思，便始终不是我心里的那个人。如果一个女子不是因爱而嫁，是件多么可悲的事情。

我知道，我再也没有了任何憧憬。它就在那口刀掉下去的时候，猝然破灭了。

温热的眼泪流在手指上慢慢地干了，我想起了自己简单的心愿。我那么痛恨江湖，却偏偏还是嫁给了江湖中人。

五

后来我也曾尝试安于现状。

我看着镜中的自己，仍然还是当初那般娇艳如花的容貌，眉若春山、唇似樱桃。但苗人凤从未赞过我，甚至从来没有认真地陪在我身边。我轻颦浅笑、簪花梳妆，都是为了他，但他从来都不曾在意。所有我的脾性，微嗔薄怒或者情意绵绵，他都无知无觉。

他的心中，只有江湖。而江湖那么大，却为什么没有地方容纳我这样一个需要被人疼惜、被人怜爱的小女子？

有一段时间我常常从睡梦中惊醒。

好像只是一闭眼，就又回到了沧州那个苍茫的雪野。人声嘈杂、马惊声嘶，那些人从四面八方涌来。凛冽的北风在耳边凄厉呼啸，一柄长刀毫不留情地刺进了爹爹的身体，猩红的鲜血四下飞溅，一张面容丑陋的脸狞笑着逼近……

我哭喊着惊醒过来，醒时满头冷汗，浑身颤抖。苗人凤就在身边，却背对着我兀自酣眠不醒。他便是在睡梦里，也是漠不关心的神情，任由我独自在漆黑的夜里辗转反侧、心有余悸。

【雪山飞狐·南兰】（3）

六

那一夜也有温柔晕染的烛火。

苗人凤送了一支珠钗给我。那是他第一次送礼物给我，凤钗在眼前微微颤动，我的心里突然有了小小的欢喜。

我一直期待着，但他并没有把凤钗插在我的发上。他只是递到我手里，然后告诉了我其中关于宝藏地图的来龙去脉。

心中突如其来的欢喜在那一刻如雪消融。他在述说的时候表情凝重，并没有察觉到我微微的异样。记忆中，这是他第一次正眼看我，但他的面容还是冷峻的，没有笑容，也没有柔情。

这支钗中，有江湖中人梦寐以求的秘密。

我始终不懂江湖，也不懂江湖中人的利欲和心思。这支钗在我眼里，与寻常饰物没有分别，唯一的意义只在于是他所赠。我甚至更希望这支钗里什么也没有，那样它会更纯粹，更贴近我心里深切的期翼。

我的任性终于促使自己坚持心里最固执的想法。我没有把这价值连城的珠钗小心翼翼地束之高阁，而是堂而皇之地佩饰于身。当我在镜中清楚地看到那小小的凤头轻微颤动，心里便依然留有不切实际的幻想。

幻想我所嫁的这个男人，其实柔情深沉，只是不善表达。

七

那场火。

我一直记得，那场火中，整个客栈人声喧嚣。通红的火光照亮了整个厅堂，所有的人都忙着夺路出逃。火势爆裂，惊呼不断，这样的场景让我无可避免地想到了沧州的雪夜。混乱中我四下张望，但始终没有看见我的夫君，而那一刻心中的恐惧终至没顶。

我并不知道，那次慌不择路地独自逃离，让他的心中始终耿耿。

在沧州胡一刀的墓前，他讲起了胡夫人。他说，像这样的女人，要是丈夫在火里，她一定也在火里，丈夫在水里，她也在水里……

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脸色在那一瞬间变得苍白。其实，从一开始他就应该知道，他不是我心里的那个人，我也不是他心里的那个人。

我们身世迥异、心思相反，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。走到今时今日，只是因为天意弄人。他一直执意于江湖的大开大阖，而我只贪恋与爱人的儿女情长。于是朝夕相对的时间越长，对彼此的失望就越深。

即使此后他再未提起过这件事，但我们都清楚：哪怕只是一句话，已足以横亘在彼此的心里，成为一道致命的痕。

八

在没有遇见田归农的时候，我以为我的一生就这样了。

我不知道自己是对是错。但在归农把我不小心掉在地上的珠钗轻轻插回鬓边的时候，我在镜中看见了他涟漪微漾的温柔神色。

那一刻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。

梦还是那个梦，人如今就站在身后。但镜中的我，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深怀憧憬的女子。心，不是完整心；身，不是自由身。

只要我回过头去，就是万劫不复。

我还是决定跟着田归农离开。

我放弃了太多，除了欠苗人凤的恩义，还有骨血相连的女儿。不是没有过犹豫，然而思虑再三，我终于还是抗拒不过心里坚执的念想。由始至终，我都没有放弃过。我只想依从自己的内心，真真正正地为自己活一次，也为自己赌一次。用一个女子最珍贵的名节，去换自己想要的爱情。

我曾经那样深信，那个梦，那个温暖的梦，是真的昭示着幸福。

【雪山飞狐·南兰】（4）

九

在商家堡。

苗人凤就沉默着坐在那里，他一句话也不说。这个男人，我一直都不知道他心里究竟怎么想。他不善言辞，也没有热情，从来就只有冷峻和逼人的气势，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爱过我。我们之间，或许从来就没有过爱情，有的只有道义、信义。而现在，已经被我彻底背弃。

若兰一直在哭，在叫我：妈妈，妈妈。我的心都被她哭碎了。

我终于还是狠着心肠背过了身去。

我不能伸手，我已经背弃了他们父女，再也不可能回到当初；我不能伸手，这是我自己做出的决定，所有的后果都要敢于承担；我不能伸手，只要我一伸手，就是对归农的薄情负心。

苗人凤仍然不说话。

我不知道他会不会难为我和归农，但我不怕。我已经决定跟所爱的男人长相厮守，既然有过孤注一掷的决心，那么生也好，死也好，又有什么可怕的？我欠苗人凤的，此生注定归还不清。若是死在他手里，也让我心安。如果还能和归农死在一起，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。

至少，至少，我实现了那个温暖的梦境。

已经足够。

我回头看向自己决意终生以付的那个男人。我的眼中是款款柔情，而他却是满脸恐惧。

十

再回头已是百年身。

我独自去了沧州。

我一直记得苗人凤说过的那句话，但在胡一刀夫妇的墓前还是禁不住黯然。

那天苗人凤没有为难我们，他只是把女儿紧紧抱在怀里，然后大步离开。那天下着好大的雨，他的背影很快就被大雨淹没。

他对我，已经仁至义尽。我背弃了他，他却对我那么宽厚，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。

我想起我们初遇的时候，他是为了救我才致身中剧毒，而我这么多年来竟一直在怨他逼我杀了自己的仇人；他把自己最珍视的秘密和盘托出，希望能与我共同信守，我却始终介怀于他的不解温柔……

原来那时，我们对彼此的失望并不相同。他是刻骨的深沉，而我却一直那么肤浅。

他没有说错，胡一刀夫妇虽然英年早逝，但是比我们这两个活着的人幸福。

两个人，要有怎样的感情和决心才会甘愿同生共死？苗人凤为救我而受伤，我却舍了他独自逃生；我为田归农毁节，他接近我却是另有所图。

果真是循环相报，天意公平！

十一

我还记得沧州那场奇冷的风雪。可是再冷，又怎能冷过我的内心？哀之大莫过于心死。我一直以为，在嫁给苗人凤的时候我的心就死了。又怎会想到，事实原来并非如此。

在那场豪赌中，我输掉的，已不仅仅只是自己的名节。

我重新坐在镜子前面，镜中的这个女子早已容色憔悴、病入膏肓。镜前曾经盛放的红花，也像我一样地枯萎了。

我把珠钗拿下来。往事历历在目，我曾经一再地辜负了苗人凤，已经不奢望能得到他的原谅。但我还能做的，就是把这支珠钗完整地还给他。这个他诚挚相告的秘密，我不会再背弃。

这支珠钗很漂亮，我能够想象，若兰插在发上的时候，必定是出尘的美丽。

可是，可是我的若兰，她还会不会记得我这个绝情狠心的娘？

铜镜蒙尘，红花颓败，我突然明白，原来很久以前的那场梦，说的是幻境缥缈，镜花失真。

只可惜，当时的我并不懂。

【连城诀·凌霜华】（1）

一

那年汉口的菊花开得粉团锦簇。

一睁眼就能看见各色菊花的秋天，是我一年中最盼望的季节。

翰林府的后院种满了菊花。每到秋天，满院菊花怒放，千奇百艳。黄色的有侧金盏、黄鹤翎，白色的有一团雪、貂蝉拜月，紫色的有双飞燕、碧江霞，红色的有绣芙蓉、胭脂香，粉色的有胜绯桃、玉楼春等等。最名贵的是两本绿菊：春水碧波和绿玉如意，在众多缤纷的菊花中出类拔萃。

看见他的时候，我穿着自己最爱的淡黄纱裙，站在一株嫩黄菊花的旁边。那菊花晚艳娇媚、冷香傲霜，它的名字是报君知。

我听见了他的声音。他说，可惜没有绿菊。说罢扬眉转身，一身布衣草莽的装扮丝毫不损眉宇间的朗朗英气，他双目澄澈、声音清越。

他是丁典。

二

我想，在没有遇见丁典之前，在这个世上最疼爱我的人，就只有娘。

娘是一个端庄温柔的女子。她和我一样喜爱菊花，爱穿淡黄纱裙。每年秋天菊花盛放的时候，她都会携了我的手去后院赏菊。她在花丛中微笑的时候，姹紫嫣红的菊花突然都失了颜色。

爹爹进士出身、官拜翰林，又是两湖龙沙帮中的大龙头。文才武功，俱是出众，但他的心思似乎全然不在于此。他既不贪恋江湖的名位，也不稀罕朝廷的官职。甚至是，也不在意娘的温柔体贴。

娘是个清淡如菊的女子，但是她的寂寞却和府中的庭院一样深。

她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整理花圃，我常常听见她长长的叹息，即使那时的我未经世事，也能听出其中深深的失望。她的背影始终落落孤

独，神情始终漠漠寂寥，俯身的时候有清澈圆润的水滴从花瓣上沉沉地滚落下来。

哪怕她拥有再清雅美丽的容颜、再温雅贤淑的性情，心中有着再大的委屈也从不抱怨，爹爹都置之不理。她快乐或是悲伤、安好或是抱恙，爹爹也未曾放在心上。

他们是同枕而眠的亲近夫妻，但彼此之间却如隔千山万水。娘所有的体贴和温柔都无济于事，因为爹爹的心思，早已不知去向。

【连城诀·凌霜华】（2）

三

十三岁那年的秋天特别短，菊花尚未尽绽，已被早雪压枝。

娘在病榻上握紧我的手，她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清雅，只余单薄的苍白。在她最后的时间里，只有我一个人陪在身边。那个她爱了一生却也负了她一生的男人，没有人知道他身在何处。

她的心里明明是凄凉的绝望，却仍然对我说：霜华，要好好照顾你爹爹。

她说话的时候有泪水滚落，直到闭眼，都一直努力地看向窗外。但苍茫荒凉的窗外没有她想见的那个人，只有久抑未放、残败不堪的菊花。

后来我也未曾见过爹爹有过任何哀恸。他奔忙在外或者简居府中，都是一样。在他眼里，这仿佛只是一件寻常小事。他从来不会关心我们的喜怒哀乐，身边有谁无谁，似乎都无干系。

连我与他之间，都只剩下陌路的恍惚。

我开始打理娘留下的花圃。

每到秋天，园中的菊花都会准时盛开。大朵大朵的花沉缀枝头，开得热闹又繁茂。今年花胜去年红，可惜，娘再也看不到了。

站在万花丛中环顾四下，落寞与嫣然两相映照，我突然深深地体会到了娘心里的失落。

四

我决定把春水碧波和绿玉如意放在窗台上的时候，丁典已经在凌府后院外的石板上坐了一夜。他本已神色疲惫，在抬头的那一刻眼里重又光彩焕发。

四目交投的刹那，我能感觉到自己脸上的红晕像蔷薇一样地盛放开来。

此后的一切仿若约定。

窗槛上风雨无阻的一盆鲜花，就是我们之间的默契。我就躲在帘子后面，隔花看他仰头微笑。

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过言语的交谈，但是我知道楼下有一个人在期盼，他也知道楼上有一个人在等待。彼此记挂，心思不离。心有灵犀，就应当是这样的吧：每当你想起他的时候，他就真的会出现在你的眼前。

寻春须是先春早，看花莫待花枝老。花开得再美，也是孤独的。若是不能遇见适时赏看的人，在花叶凋零的时候该有多么遗憾？

那些鲜花，春兰秋菊、夏荷冬梅，它们娇艳无方，和我一样，在正当好的时候遇见他。

惜花之人，亦是情深之人。

【连城诀·凌霜华】（3）

五

爹爹带我离开汉口的时候，已是春天。那个冬天以后，我很久都没有见过丁典。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，还会不会回来，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他我将要离开。萍水相逢的我们鱼雁不通，有的只是这半年里看花与等待的默契。

我仍然每天都在窗槛上放一盆鲜花，想象着他终有一天会再次出现。那些花朵生动鲜活，我眼看着它们含苞、盛开和怒放，直到褪色。

时光推移变迁，那些曾经娇艳欲滴的花就这样在我的面前一点一点地凋零、苍白和枯萎。

他始终没有出现。

我随着爹爹到了荆州。

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陌生的人和陌生的习惯。这里不会再有汉口那样粉团锦簇的菊花会，也不会再有那个情深不离的惜花人。我很少出门去，只是执意在后院中重新辟了一块花圃。

与娘满院的各色菊花不同，我的花圃中，只有淡黄嫩蕊的报君知。

岁岁年年花相似。报君知盛放的时候我不可抑制地想念丁典，还有娘。他们是我生命中最为牵连不舍的两个人，但他们都不在我身边。

六

我终于得知了爹爹数年来不为人知的秘密。

他放弃了做清贵的翰林，千方百计地谋求到荆州来做知府，原来与官场的升迁谪贬毫无关系；他夜夜秉烛研习史书，翻查荆州府志和诸多古书旧录，也不是为了给这里的百姓谋福祉。所有的一切，都只是为了探清传说中前朝遗留下来的宝藏所在。

为了得到这批价值连城的宝藏，他可谓是用心良苦、机关算尽。

我依然准时每天都在窗槛上放上一盆花，这是我与丁典在这茫茫尘世重逢的唯一线索。即使我不知道他身在何处，但是我知道他必然也在牵挂着我。如果有一天他路过荆州，只要看到这些花，就会知道我也在这里。

我想念他，想念他挺拔的身影和我们四目交投的瞬间。虽然从来没有过任何形式的承诺和盟誓，但是我们之间的情意早已超越了任何世俗的衡量。

我们只说过一句话，但是我一直记得他的声音，清越的，微微有些遗憾。我们是有共性的人，眷恋同样的温情，默守同样的方式，彼此想念却又心照不宣。

我记得，在汉口初遇的那天，姹紫嫣红、齐齐怒放的各色菊花都不及我身边那株迎风而绽的报君知。

终于有一天，在清晨的窗槛上我看见了另一盆蔷薇。阳光照进来的时候，我脸上的红晕再一次温柔盛放。

【连城诀·凌霜华】（4）

七

我们终于再次相见。

我朝思暮想的人就在眼前。他的脸颊消瘦了许多，但是朗朗深邃的眼神还是我熟悉的。那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地相视，也是我第一次看清楚他的样子。这么久以来，彼此音信杳然，我们都不知道各自所遭遇的事情。

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，我一直精心养护那么多的报君知，都是为了丁典。为了排遣心里愈积愈深的思忆，也是盼望有朝一日能够与他重逢。

因为天下虽大，却只有一个自己懂得亦懂得自己的人。

江陵的夜色好美。群山空蒙、旷野无边，月色与星光交辉。

我们并肩坐在一起，有时候说很多话，有时候一言不发。曾经漫长的分离并没有使我们产生任何疏离，我知道他一直在期盼，他也知道我一直在等待。这信念如此坚定，即使了解世事云淡星疏，也从未有过分毫动摇。

我依在丁典身边，与他双手互握、相视而笑。如果黎明永远也不会来该有多好，这夜色如此沉静温柔，何妨就这样无穷无尽地绵延下去?

并非只有花前月下才是良辰。只要心有所爱，荒山旷野，亦算美景。

八

我们私自定下了终身。

从此以后，世事再过翻覆无常，我们也不会天涯相隔；人世即使艰深逼仄，我们也能走得开阔从容。

丁典没有平步青云的仕途和声威显赫的家世，但他侠义心肠、热血肝胆。虽然是粗砺不羁的江湖中人，但他情义双全、磊落光明。最

重要的是，只有他，只有他才能使我安宁喜乐、心意坚定。

他要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

我甚至想好了如何面对爹爹的责难。

出乎意料的，爹爹竟对我们的擅自之举毫无异议。他的神情甚至有些欣喜莫名，多年来我从未见过他对家人之事如此关切。那一刻我想到了娘，如果她还在，必定也会为我由衷欢喜的吧。

那一晚正是七月十五月圆之夜，初秋微凉，月色婵娟。满院的报君知尚在含苞，花圃中竟已有几株金色鲜花迎风怒放。它们的花瓣丰盈润泽，它们的光泽美轮美奂。

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，这种有着诱惑芳香的花，其实含着致命的毒，它的名字叫做金波旬。

【连城诀·凌霜华】（5）

九

报君知开得正盛的时候，我和丁典遥遥相隔，不得相见。

他被爹爹关进了深牢，我也被禁足于绣楼之上，门窗俱锁，深幽孑立。从高高的窗户向下望去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只有阳光照射下窗格的阴影，落在脸上有深长的痕迹。没有丁典的任何消息，但我知道，他就在不远的地方，受着比我更深的苦。

但我心里的绝望，比任何人更甚。

我的亲生父亲，他辜负了娘，竟又再次辜负我。他不仅对我毫无怜惜，反而利用我对他的信任布下圈套。在利欲熏心的他看来，任何人都不过是达成目的的一颗棋子。该舍该留，半点也不会犹豫。

他将我另许他人，甚至利用过世多年的娘逼我发下毒誓。倘若我违背誓言，就叫她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。

站在他的面前，我忍不住泪流满面。我和娘，我们只是两个简单的女子，从来都没有太多的要求。只希望我们至亲的这个男人，能与我们平安实在地生活。

但他没有，也从来都不会！情与义在他面前，只是无稽之谈。

我倔强地咬住唇，不让自己发出任何一点悲戚的声音，然后举刀划向了自己的脸……

十

我还是像往常那样，每天在窗槛前放上一盆菊花，我知道丁典会看见。它们还会像以前一样，成为我们彼此的联系和关切。只是我不再隔花从帘子后面去看他，我不能自毁誓言，更不忍心让他看见我现在的样子。

这菊花娇媚傲霜。嫩黄浮蕊的花色，正像我初见他时穿着的淡黄纱裙。他会知道，无论他行在江湖还是身在牢狱，无论他面前是一马平川还是火海刀山，我都一直在，永远不会离开。

而我亦知道，无论我变成什么样子，他的心意也不会因此有任何更改。

我们之间，永不相负。此生能够得到这样的情意，于他于我，夫复何求？

我早已知道了事关宝藏的连城诀的秘密，但我不会告诉爹爹。

他永远也不会想到，要得到梦寐以求的那份剑诀，其实很简单。倘若他心中尚存一丝亲情，而不是费尽心思地谋算布局；倘若他直接开口向我索要，而不是用尽手段威逼利诱。那剑诀，根本就是他的囊中之物。

可惜没有那么多的“倘若”。他的狠心毒辣，也把他自己逼向了绝境。

【连城诀·凌霜华】（6）

十一

当最后一丝光线在眼前消失的时候，我看见了自己放在窗槛上的那盆报君知。窗外是疾风骤雨的阴冷天色，但它即使备受摧折，花色也依然鲜亮明妍。

四周一片黑暗，让我想起了江陵郊外的夜色。再漆黑浓重的夜色，也不会让人觉得害怕和无望，因为我知道丁典一直在身边。我们双手相握的时候，彼此都有了面对这逼仄尘世的勇气。

面对这复杂的人世，已不能轻易地断言它是冷漠抑或温软。或许这就是我的命运，牺牲于极度的利欲下，却又鲜活在明亮的情意中。

我向那无边的黑暗伸出手来，如同去触摸丁典的脸庞。他的脸颊瘦削刚毅，眼神清朗坚定。我心中的盟誓从未出口，但一字一句都是那么清晰。

心意不泯，报予君知：缘虽尽，情未绝。来生来世，再为夫妇。

【连城诀·戚芳】（1）

一

我以前不知道，一个人的身边，竟然可以毫无真心，俱是假意。

每句话下都是一个陷阱，每件事后都有一段隐情。没有人能够依赖，更不会有人伸手扶持，连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都尽是欺瞒。

猜疑、忿恨、愚弄、蒙蔽、陷害、背叛。最亲的人就在身边，但你从来都不知道他曾经做过些什么，现下又在盘算着什么。

这才让人不寒而栗。

二

这里不是我的家。我的家在湘西沅陵，一个安宁恬静的小村庄。人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生活平实而真挚。即使吃的是粗粮，穿的是布衣，却都过得幸福又满足。

我和师兄一起长大。

我们一起练剑，一起玩耍。一起播种，一起收割。不忙的时候，我们常去田野后面的一个山洞。师兄在里面编竹筐，我在他身边做针线。

师兄的鞋子是清一色的青布鞋面，每一双都是我亲手做就，冬天还会想尽办法做得更加厚实。而这一切他从不过问也从未发觉，女孩子的心思，他半点也不曾知晓。

疲倦的时候我就靠在他的身上，毫无防备地睡去，他则会在夜色降临之前把我背回家中。他的背脊宽阔温暖，无论脚下的路有多崎岖难行，都从未让我觉得颠簸。

每个人都曾有过这样一段美好的岁月吧。闭上眼之前可以看到无垠的星河，睁开眼之后就可以看到明湛的天空。没有烦恼，也没有悲伤，更不知道世间风云从来变幻莫测。

三

后来我曾无数次地想过，如果没有离开过沅陵，我的一生应该是幸福的。嫁给淳朴老实的师兄，带着天真可爱的孩子，继续这样平静简单地生活下去。

再怎样操劳也不会抱怨。其实琐碎有什么不好呢？起码无惧热闹，心怀希望。我这一生，最终求的也不过是个平稳安宁。

所以第一次来到荆州，我就知道这里并不适合自己。

这里高墙朱户、结彩张灯，到处都是通达的长街和富丽的府第，我却只住过茅草遮檐的简陋瓦房。万府的花园里都是名贵的珍品草木，开得姹紫嫣红、名堂讲究，而我只见过沅陵溪头开得淳朴杂乱的迎春花。

府中众人尽皆衣饰华美，连寻常仆役也同样不可逼视。我们三人在这样的地方局促得手足无措。

我站在爹和师兄的身后，把刚换上身的新衣揉起了皱。

【连城诀·戚芳】（2）

四

只是一夜之间，眼前的一切就突然变了模样。

一夜之间，爹就变成了一个谋害师父、手刃师兄的凶徒。一夜之间，师兄就变成了一个贪恋美色、财迷心窍的窃贼。

这是一场晴天霹雳，惊得我无法应对。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我都亲身经历。我不愿意相信，却又由不得我不信。证据确凿的事实让我即使为他们设想了千万种解释的理由，却无法说出一句脱罪的推词。

最终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举目无亲。突如其来的改变，就像我拽着衣角站在万府富丽豪华的堂前仰头的那一刻，心中狠狠的空落。那时还有人能够庇护依赖，而此时已然面目全非。既无容身之处，也无立足之地。我就好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，没了牵据之后，只能任由那狂风肆意推送。

独自一人躲在暗夜里痛哭，也不敢放声。

万圭细心剔亮了桌上的蜡烛。

在我最无助的时候，是他给我披上了一件长衣，递来了一杯热茶，不顾非议地伸出了手。

五

嫁给万圭是我心甘情愿的决定。穿上嫁衣的时候，我看见了镜中的自己。

从来没有想过，薄施脂粉的我竟有如此娇美的容颜。眼似含霞，肤若凝脂，抿嘴一笑就颊生梨涡。哪里像个粗枝大叶的乡间姑娘，分明就是天生丽质的娇俏人儿。

周围的人们都啧啧赞叹，只有我觉得全然陌生。像是看着一个毫不相关的人，连脸上的神情，都不知是喜是忧。

满眼都是喜庆的红色，那么鲜艳夺目。就好像是沅陵家乡的红辣椒，一串串挂在屋檐下，让人无法视而不见。

我忍不住流下泪来。

旁边的喜娘连忙往我的脸颊补上胭脂。所有的人都以为这是新娘惯常的伤感，于是他们的劝慰都止于表面。他们说女人的幸福莫过于能够嫁一户衣食富足的好人家，他们说万圭待我一片真心，我们以后必定会同偕白首、儿孙满堂。

他们所说的，都是将来。将来种种，却缥缈未知。而我此时此刻，却是在心里与所有的往事诀别，这种诀别是撕裂的疼。

情义难断，却定要一刀斩落的疼。

【连城诀·戚芳】（3）

六

我的生活从此风浪不起，安宁平和。万圭待我温柔体贴，我也渐渐习惯了与他相伴的日子。千年方才修得共枕眠，无论是不是天意，我和他，也应该是有着深厚前缘的罢。

因着这份前缘，我就不应该再有抱怨和遗憾。

荆州的一切都与沅陵不同，除了秋去春回的燕子。

万物复苏的时节双燕并归。我看着它们衔来细草和湿泥，齐心协力地在屋檐下补巢。

雄鸟温存、雌鸟呢喃，停即双宿、飞则相随。这巢虽已破败，却依然是它们心心念念的家。飞得再远，也会回来。

这燕子并不是我和师兄曾经看到的那对，但它们与之毫无分别。可我和师兄，却再也不能回到以前。

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，我对他的埋怨和痛心都已渐渐淡然。我的生活改变了很多，但因为有疼爱我的丈夫，一切还算平静幸福。而师兄在一次牢狱的变故中下落不明，我甚至不知道我们是否还能再见。

也不知道我们在沅陵的家，还是不是旧时的模样？那对燕子也应该回来了，它们在忙着构筑新巢的时候，会不会发觉那里已经人去楼空？

七

一年之后，我有了一个女儿。

黑如点漆的眼睛，皓如满月的脸庞，粉妆玉琢。高兴的时候放声而笑，不高兴的时候肆无忌惮地哭。带着未经尘世的天真和好奇，像极了当年心思单纯的我。

我给她起名叫做空心菜。

一直记得，沅陵的田间种满了空心菜。我和师兄无数次地经过那里，朝暮春夏，时间就这样反复地经行，带着我们被忽略的记忆，终

于一去无踪。

师兄耿直单纯，没有半点花样心思。不会说令人心动的轻言细语，也不会刻意地讨人欢喜。被我捉弄取笑也从来不恼，只是看着我开心的样子憨憨地笑。

我坚持要给女儿起同样的名字。其实我知道在自己心里，对师兄的牵念有增无减。我始终惦记他，但那又能怎样，今生今世我已嫁做他人妇。即使再见，也不过是徒添一分伤感罢了。各自都已不同，经历不同，处境不同，身份不同。最重要的是，能够让我们选择的路早已互相背离。

我唤着女儿的名字，就像唤着往年的记忆。带着迷离轻柔的惆怅，有些感情一如既往。

【连城诀·戚芳】（4）

八

但是纸终归是包不住火的。所有的欺骗，都会有昭告天下的时候。所有的真相，也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。

而我自以为是的幸福美满，也就破碎在了这一天。

我想起曾旁观过万家父子的一盘对弈。棋局上风迷云幻，他们都是老谋深算，处心积虑地兜转迂回。步步精心，招招杀着。意图明确的，都是虚晃；深藏不露的，才是实质。

这样的棋局我从来都看不懂，往往在我以为稳赢的时候，通常就输得一败涂地。

我伏在万震山的床下，惊悉了所有的秘密。万震山的伤是一个局，师兄的冤是另一个局。他们个个都心知肚明，只有我被蒙蔽其中，还天真地以为自己选择的这个归宿是不幸中的万幸。

那个朝夕相处、耳鬓厮磨的枕边人，此刻竟让我思之胆寒。

同时在心里泛滥的还有悔恨。曾经我以为，立场动摇的那个人是师兄，是他在关键时刻舍我而去。哪知原来是我轻易地相信了这荒唐的骗局，也在这样可怕的欺瞒中轻率地决定了自己的终身。

真正背叛了我和师兄之间深沉情意的那个人，陷对方于孤苦无助境地的那个人，原来是我自己！

九

再见到师兄的时候，我看见了他残缺的右手。但那一刻我却觉得很安心，当年伏在他背上沉沉睡去的感觉复又重生，虽已恍若隔世，依然那么亲切。

曾经壮实憨直的师兄变得又黑又瘦、眼神锐利，对任何人的靠近都心存疑虑。我不知道他后来经历过什么，但我知道那必定是不愿再被提起的往事。因为尘世的险恶沧桑，已经在他的容颜上刻下了过于沉重的记认。

他就站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，但我始终没有伸出手去。只是一个简单的手势，中间却已被间隔了太多太复杂的世情。

在这个人心叵测的世界里，并不是一念清心就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其中的伤害无可避免，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。

师兄缓缓张开手，两只纸蝶在他的掌心里被风吹动，仿佛扑翅欲飞。

那是我在山洞中用花纸剪成的。它们是流传了千古的传说，一个关于情深不渝、生死与共的传说。所有的传说都无一例外地被勇气所贯穿，只有信念坚定才可以心中无惧。

而我已在犹疑不决中亲手断送了自己的幸福。

【连城诀·戚芳】（5）

十

我听见了桃红梦呓般的声音，她反复地念叨着一句话：“一日夫妻百日恩。”

万圭往昔的好突然像浮光掠影一般霎上心头。他虽然使尽了卑劣手段，可说到底，也是因为对我有过真情。否则，他之前不会大费周章地算计师兄，之后又再一心一意地轻柔待我。

只是他更爱自己，更爱他所贪恋的其他东西。

我和他终究不同，即使心中怨气未平，却始终无法轻易地背弃我们之间多年的夫妻情分。

搬开墙壁的最后一块砖头时，我看见了他阴狠的目光。

冰冷的刀刃穿透身体的刹那，我终于彻底看清了人性的凉薄。

心里本来应该是有恨的，至少，也该是悲伤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却只有无法言喻的荒芜苍凉。

得到这样的结果，根本怨不得他人。由始至终，都是我自己不够坚定。爱不够坚定，恨也不够坚定。于是恩怨混淆、是非不分，伤己伤人。

我最终，再也不能和师兄同回沅陵。

十一

湘西冬天的阳光不带暖意，只是亮晃晃地掠过心头。

没有冷风，没有人来，一切都很平静。两只燕子在新巢中双双扑翅，偶尔会听见鸡鸣狗吠的声音。绵延的村落没有尽头，只有炊烟遥遥升起。在空中蜿蜒，消散，不留痕迹。

和当年一样，我还是心怀美好，你还是鲁莽无知。我拈紧手中的绣线，低头的时候有悄然笑意。织下的、漫上的，细细绵绵都是少女心事，只是你从不知道。

为什么我只是轻轻地闭了闭眼，数年的光阴就已经消逝无踪？

我好像又看到了那两只蝴蝶。它们从东飞到西，又从西飞到东。飞过你的额头，飞过我的脸颊。它们萦绕翩跹、逐影双飞，终于成就了世间最坚定最动人的传说。

师兄，你看到了吗？你还会不会答应我，无论我曾经做错过什么，你都不会放在心上。将来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不再离开我？

【天龙八部·阿碧】（1）

一

我最喜欢的江南时节，不是初春，而是盛夏。

太湖菱荷正好。

翠绿的荷叶舒展开来，遮蔽了满湖流水。结实的莲蓬已经俏皮地探出头来，将开未开的荷花最是好看。我划着小船在湖上悠悠穿行，满眼都是水光潋滟、花色灼灼，一拨开荷叶就能看到下面灵动戏水的姣姣游鱼。

花叶迷眼，景致太过繁盛，很容易就淹没了船行的痕迹。

江南可采莲，菱歌意闲闲。荷叶荷裙相映色，闻歌不见采莲人。

那时南风清新，带着水木荷泽的气息，将我的歌声远远吹扬。这样即使田田的荷叶遮蔽了太湖上目之所及的一切地方，公子也会知道我在哪里。

我知道，公子回到燕子坞的时候，必定站在船头向前眺望。他腰悬长剑、神采俊逸，江南的风扑面而来，吹起袍带在身后长长飘扬。他还和以前一样，向我微笑。

他的微笑也像江南的风，温煦柔和、吹面不寒。

二

燕子坞是我的家，也是他的家。

参合庄里，春天有很多燕子双双来归。公子最爱的，便是这些轻灵分尾的燕子。但其实我知道，他只是喜欢“燕”字而非燕子。

公子是大燕国皇族余脉。他的祖上，鲜卑慕容世家曾有过显赫辉煌的历史，却最后终结于与北魏拓拔氏之间的那场“参合陂之战”。于是大燕国在历尽了四兴四亡之后，终于湮没在乱世的烟尘里成为传奇。

传奇的余音，往往无比荒凉。

公子天生就有皇族的气质：长身玉立、翩然如鸿，一举手一投足都自有进退、风范得度。

他也和任何一个慕容家的男子一样，牢牢铭记着祖先留名于世的传奇和那刻骨铭心的亡国之恨。这信念代代流传，即使后来流落江南，也要建这燕子坞，起这参合庄。

连他的名字，都只有一个“复”字。

距离我第一次来到燕子坞，已经十余年。

童年时爹爹为了躲避江湖上的祸端，将我一直留在了这里。多年后，公子为了在江湖中达成他的心愿，又一再地离开这里。

这烟水如画、景致明丽的江南燕子坞，明明是个难得的世外桃源。可人们都说，只有江湖，才能够建功立业。世外桃源，只会消沉意志。

我不知道公子的心里会不会也这样想。但我明白，他身上背负的是整个慕容家的寄望与兴复大燕的责任。这些寄望与责任是这样郑重，不容有失。

所以，他必须离开他的家，奔赴那艰深莫测的江湖。

不能犹豫，也不能回头。

【天龙八部·阿碧】（2）

三

公子待我极好，但从不让我随行江湖，而他的归期经常是不定的。

每天我都站在燕子坞最高的亭子里，望向整个太湖，想像着公子会突然乘船归来。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失望的，烟波浩淼的太湖从薄曦的百舸竞发到暮光的渔舟唱晚，却没有一艘船上有我熟悉的身影。

只有荷塘中轻缓沉稳的流水，像我温柔寂渺的思念。

每天清晨，我都在琴韵小筑里抚琴。

我的琴声也如同燕子坞的流水，无滞无碍、不促不慢，音色宛转、神闲意畅。可惜，磨练多年，依然达不成一个“清”字。

师父早就教导过我，琴音本澹，声有幽度。操琴的要则是心平气和、风度高雅。清是琴音之本：地不僻不清，琴不实不清，弦不洁不清，气不肃不清，最重要的一点是，心不静不清。倘若勉强弹得，便只是热闹娱耳，而意趣全无。

琴艺之高，不在弦与指合或者指与声合，而在音与意合。

我的师父是逍遥派的“琴癫”康广陵，性格纯直而脾气执拗。平时处事颠三倒四，但只要一说起琴论就头头是道。

不是没有人怀疑，以他那样单纯的心思、固执的脾性，怎么可能体会到琴艺乾坤里精深奥妙的腾挪转移？

只有师公无崖子一语道破天机：本性纯朴，贵乎自然；琴之为音，法自天然。

心事越多的人，越难弹出清和雅逸的琴音。

四

公子的琴音虽然并非清和雅逸，却也意境开阔。

安静的时候像站在高处向四周远眺，万里江山尽在足下。激烈的时候如雄兵骁将在指间调遣，千军万马踏破关阙。

就好像他练得纯熟的剑法，大开大阖、气势如虹，看他一转身一递剑，一招一式都丰姿神俊、自信扬眉。

我知道，这世上只有琴和剑，才是最贴近公子心事的东西。他抚琴，琴声铿锵似战鼓鸣雷。他练剑，剑光霍霍如蟒蛇吐信。

他心中的抱负如此宏远又如此深沉，即使他从不曾对我说起，我却已在琴声剑光中尽皆知悉。

公子不在的时候，我总是一个人焚香、弹琴。整理他的房间、打扫琴韵小筑和练武厅。我总是默默地帮他打理一切，我们相处多年，我知道他每一个细微的习惯。我把他的房间整理得纤尘不染，把那些长剑擦拭得雪亮如镜，就像他从来没有离开。

我不知江湖的事。不知它是怎样的深不可测，也不知它有多么的瑕瑜互见。但我深信，以公子疏朗自信的气质，定能在其中游刃有余。

只可惜我从来都不能为他做些什么。我身无所长，只是琴艺略有所成，于是只能以琴声来沁润远行而归的他，让他即使身在江湖也不觉负累。他每次回来，都能听见我新谱的曲子。

后来我的新曲越谱越多，而公子却已没有闲暇来细细赏听。

【天龙八部·阿碧】（3）

五

阿朱是个快乐的丫头，她总是能轻易地让身边的人展颜而笑。

她喜欢研究别人的形貌、说话的语气和神态，即使每次都会被我辨认出来，依然热衷于易容乔装后站在我的面前以假乱真。

我不知道她是否想念公子，或者她也有想念，只是和我不一样。我也不知道公子是否会想念我和阿朱，他有太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全力以赴，哪有余隙把我们两个小丫头放在心上？

但无论如何，我的心里还是有着小小的盼望。盼望公子在行经某地听见琴声的时候，也会偶然地想起我。

我看似单纯的快乐，其实只在表面。因为我知道，只要用它来掩饰失意，就没有人会去深究。

我的心事不着痕迹，却又这样显而易见。

一首《踏莎行》冲口而出：二社良辰，千家庭院，翩翩又睹双飞燕。凤凰巢稳许为邻，潇湘烟暝来何晚？乱入红楼，低飞绿岸，画梁轻拂歌尘转。为谁归去为谁来？主人恩重珠帘卷。

公子第一次离开燕子坞时，听我唱的就是这支曲子。他满心以为那不过是一首感恩之词，却不知我在其中早已另赋深意。

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。为谁归去，又为谁来？

唱完我便有些后悔了。以段公子这样钟灵毓秀的人物，虽是萍水初遇，也大约能猜到些什么了。

时间才至盛夏，我已为公子做好了过冬的所有衣裳。

六

阿朱与我一起去采莲。

她在唱一支《西洲曲》：采莲南塘秋，莲花过人头。低头弄莲子，莲子青如水。置莲怀袖中，莲心彻底红。忆郎郎不至，仰首望飞鸿。……海水梦悠悠，君愁我亦愁。南风知我意，吹梦到西洲。

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支采莲歌。阿朱唱得婉转好听，却不知她解不解这曲中深沉的相思。

这盛夏的太湖呵，满眼都是一双一对。下有齐根藕，上有并头莲。兰舟一叶过莲塘，棹歌惊起睡鸳鸯。

不远的地方，就是曼陀山庄。

牵挂公子的人，不止我一个。

表姑娘和公子是这样的相配。一个不沾烟尘，一个形才丰俊。他武功卓绝，她博古通今。人们都说，只有他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。

难怪段公子会因此失魂落魄，自怜自伤。

他和我一样，即使从不曾有过非分之想，却也难抑感伤。这感伤只因落花有意流水无心，所以躲不开跨不过。但他和我又不一样，至少表姑娘的心里，早已知晓他的情意。而我的心意，公子怕是始终无知无觉罢。

辗转来想，这样也好。公子深怀鸿图，本身已忧壮志未展，我又何忍让他再添些无谓的心事？他既有表姑娘相伴，有了她的莺声解语，想来也无需我的琴声再多此一举。

我的落寞和黯然，从来只在燕子坞。而公子的心，一直都在江湖。

【天龙八部·阿碧】（4）

七

公子再次回来的时候满身嚣尘、满脸疲惫。他在练武厅里舞剑，身法越来越快，剑招越来越急，到最后，终于分不清身影与剑光，只觉得急就仓促，不得缓和。就好像他在琴韵小筑里抚琴，琴音中转来转去都只有奔突不散的杀伐之气，又锋锐，又混乱。

一声断弦如裂帛，琴声尖锐地止息。他的眼神突然变得犀利又冷漠。

我重新续弦、调音，弹起了一首温婉的曲子。琴音本应是这样的：章句越分明，声调就越疏越。润音渐来，温兮如玉，自臻纯粹。

这些抚琴的要则，公子不是不知，只是他太过心浮气躁，已经背离了操琴的主旨。

我看着他在我的琴声中慢慢调匀呼吸、缓和表情，然后闭目凝神，直至沉沉睡去。他只有在梦中，才不会紧蹙眉头、心思纠结。

如果能让他静心安眠，我便是枯坐一夜默然弹琴又有何妨？

可一夜的时间，还是太短暂了。他一旦醒来，就又将破釜沉舟，再入江湖。

后来我常常乘船到姑苏城里去，我告诉阿朱说去买胭脂水粉，其实只是希望能够打听到公子的消息。

心事迷陷，是不知前路何往，依然一意相向，也是明知执著无果，依然难舍难弃。

譬如复国重任之于公子，也譬如，他之于我。

八

我终究和表姑娘不一样。她再柔弱，也敢孤身一人去寻自己深爱的人。她再矜持，也敢将自己的心意尽情吐露。而我除了在琴音和歌声中含蓄心事、留在燕子坞默默等候之外，不曾开口说过一个字。

我的信守只是：倘若我不离开，公子总会回来。除此之外，不再另作他想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在弹琴的时候，突然抬眼看见公子倚在门边含笑聆听。

他在我思念最盛的时候回到了燕子坞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这样放松，好像江湖的一切都不曾发生过。他还像以前一样，听我弹这淡雅闲逸的一曲。

那一刻，仿佛天地之大、人世之扰尽皆不见。没有复国之忧，也没有离别之愁，我们中间甚至没有横亘其他人的身影。只是纯粹的，我弹，他听，一心一意。

我终于再也不用掩饰自己的情意。当那行云流水般的琴音从指间流淌出来的时候，我陡然领悟了师父所说的“音与意和”的琴之境界。

然后我听见阿朱银铃般的笑声，她说，阿碧，这次你终于没有认出我来了。

我的手指刹那凝滞。空弦微颤，再也弹不出任何一个音。

【天龙八部·阿碧】（5）

九

我终于决定离开燕子坞。

我将要踏足的江湖，是我熟知却并不了解的地方。只是因为心中情意艰深，这才获得了前行的勇气。

我已无法压抑自己的思念。哪怕公子的身边，早已有了另一个女子；哪怕他在心里，始终未曾对我另眼相看；又哪怕，我一生的幸福都将泯灭于自己深沉无望的感情里。

我也只想每天都能见到他，像往常一样为他缝一身长袍，弹一曲清音，让时光继续，让深情寄寓。

不问将来，不论结果。

阿朱说我太执著，对公子的不舍牵念到头来只会伤了自己。可她自己又何尝不是一样，为了深爱的人还是一意执著地身陷江湖。

每个女子在真心以付的感情面前，都是一样的心意坚定。即使她们爱上的，是全然不同的男子。爱情说到底，其实只与一个人有关。

它缱绻在一个人的心事里，绵延在一个人的路途中，鲜明在一个人的眉眼间。就好像温婉流泻的琴音，它不是在指尖，也不是在弦上。

它只在我的心里，与琴无关。

十

公子的行踪一直不定，我只是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传言，几乎所有的传言都是不利的。

兴复燕国的大事难成，已成他的心头魔魇。慕容家世代相传的恪训，就像一张无形的网，将他牢牢牵制。

复国一事，如同镌刻在慕容氏身上的印记。只要血脉绵延，就注定毕生相向，哪怕不得结果。但想要改变已经变更了几百年来的天下谈何容易？时间相隔那么长，再有利的形势都已消失，再坚定的人心

都已涣散，任凭公子再怎么奔走，再怎么努力都毫无起色。而他越是心有余，就越觉得力不足。

欲速则不达。可他，偏偏又是一个这样自负的人。

表姑娘和我的想法，都是一样的。

无论公子是声威显赫的帝王也好，柴米油盐的平民也罢，在我们看来并没有任何分别。他只是我们年少时就倾心爱上的那个男子，那个长身玉立、气定神闲的男子，让我们幽思千转、心绪百结的男子，没有人会去计较他的身份。

女子的心事，就是这样纯粹：千金易求，有情难得。什么王图霸业、权势富贵，都抵不过。

只是我们都忘记了，这在公子的心里，根本就是天壤之别。

十一

我再见到公子的时候，他的身边空无一人。

曾经耿耿追随的家臣全部心灰，曾经深情以付的爱人已然意冷。只有他戴着纸冠坐在土坟上，神智尽失之后依然颠倒在那迷茫的复国之梦里。连我来到他的身边，都没有丝毫知觉。

只有一群懵懂无知的孩子为了得到我篮中的糕点向他跪拜，三呼万岁。

公子神色俨然，但脸上依然有掩饰不住的欢畅微笑。这是我从未看到过的笑容，这笑容如此舒怀如此满足，单纯自然，毫无矫饰。

如果余生也能够这样快乐，那么清不清醒又有什么关系？就好像他面南而坐，以为那是最尊贵的帝王朝向。但只要我知道，那也指向江南的燕子坞，便就足够了。

每个人，都有自己的内心迷陷，这迷陷难以穿越、难以释怀。我既是，公子又何尝不是？

无需为我感到惋惜。即使我的眼里有泪，也只是为公子而流，不是为我自己。

而他最终有我，我最终有他，已是人世莫大的恩慈。